

西藏的 寺与僧 (1940年代)

柳陞祺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宁玛巴 噶当巴 噶举巴 萨
迦巴 格鲁巴创教史 三大寺
及扎什伦布寺组织系统 喇
嘛生活之一般 喇嘛制度分析
密宗院特色





西藏的 寺与僧 (1940年代)

柳陞祺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柳陞祺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53-213-7

I. ①西... II. ①柳... III. ①寺庙-简介-西藏②喇嘛教-僧侣-简介-西藏 IV. ①K928.75②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392 号

西藏的寺与僧(1940年代)

作 者 柳陞祺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印 数 5000 册
字 数 141 千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213-7/K·228

定 价:18.00 元



柳陞祺（1908～2003）浙江兰溪县人。著名藏学家。1925年受反帝爱国思想影响，考入光华大学，就读于英国文学系本科。毕业后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盐务管理局任英文助理秘书。抗战时期转赴后方，1940年到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执教英文，晋升为副教授。1944年进藏，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辞职离藏赴印，受聘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名誉研究员，研究藏学。1952年底离任返国，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藏学研究，1958年转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工作。

1953年，由他执笔（与沈宗瀚合作）用英文撰写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在美国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英文向世界介绍西藏历史、社会、风俗的著作，常为西方学者所参考引用。

1957年与王静如先生合作编写出我国第一部用全新观点撰写的藏族历史讲稿《西藏历史概要》。随后，与王辅仁先生和常风玄先生合作编写出内容更丰富的《西藏简史》。1963年至1964年先后撰写了《西藏喇嘛教的寺院和僧侣组织》和《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述略》等诸多文稿。他在藏学研究中始终贯彻着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的爱国理念，思想深邃，治学严谨，发表了一系列如《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等振聋发聩的论文。柳陞祺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培养了一代藏学家，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到人们的崇敬。

目 录

西藏宗教.....	(1)
一、佛教传布西藏的经过	(1)
(一) 宁玛巴	(15)
(二) 噶当巴	(16)
(三) 噶举巴	(17)
(四) 希杰巴	(18)
(五) 萨迦巴	(18)
(六) 觉南巴	(20)
二、格鲁巴的创教史	(21)
三、格鲁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特点	(33)
四、西藏黄教三大寺及扎什伦布寺的几种寺庙 组织系统	(48)
五、喇嘛生活之一般	(62)
六、密宗院之特色	(86)
七、喇嘛制度之分析	(98)
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	(126)

西藏宗教

一、佛教传布西藏的经过

- 佛教入境前的西藏土著宗教
- 本波教的起源宗派及其一般的特征
- 佛教传入西藏的经过及其宗派变迁
- 西藏佛教六大宗派的教义述略。

西藏在第七世纪中，一面从印度传入佛教与文字，一面从大唐输入艺工文物，并因此促进其佛教及一切文明制度等，详情请见历史章。至于第七世纪以前的西藏，则记载甚少，有之亦都是神化，不足相信。

西藏在传入佛教之前，是否已有某种土著宗教的存在了呢？这亦是一个难以判断的事情。可是根据一般的观察，我们可知其有。第十一世纪时，从印度到西藏来宣扬佛教的大宗师阿底峡，曾经做过这样的感叹：“西藏现有的宗教说素之未见于印度的，何其多啊！”既然说是未见于印度，则很可能是佛教以外的说素，可惜大师没有列举出来，所以我们亦无法考证。

再追溯得远些，《旧唐书·吐蕃传》上，关于吐蕃人的习

俗，有云“多事獯豸之神，信巫覡”，又叙及吐蕃王“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执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足见当时藏人所信奉的，是一般野蛮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拜与对某种巫师的信仰所混杂的一种原始信仰无疑。此种信仰，是一般宗教的雏形。所谓獯豸之神，当系一种具有牛羊类的偶蹄之足的神道。（按：原始民族之把禽兽视为神道，本是一切古代信仰所常经过的阶段。至于西藏人民，漫游荒漠，以牧畜为生，终日与牛羊为伍，甚至饮食起居，无不依赖它们，因而以其单纯的心理，神而明之，产生出一种信仰，亦是事理之常。）

现在我们再根据比较明确的事实来说，西藏至今还存留着一种原始型的宗教，在一些穷乡僻壤之间拥有一部分的信徒，并且其巫师在有的婚嫁典礼之中，还占有一席地位的，便是所谓本波教。

本波，有时简称为本，意义是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一般学者认为是一种 Shamanism，这 Shamanism 的字源，有的说是出自蒙古语，乃泛指西伯利亚一带的民族所奉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是多神的，并且其巫师是被认为具有役使鬼神的魔力，这两点都和本波教相符合。以现存的本波而言，宗派不一，不过它是否保持第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原形，也就很成疑问了。（按：佛教之得以盛行于西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后文将有较详细的叙述。）但佛教当初被介绍到西藏的时候，土著宗教已深植人心，一般人对此外教，自然要产生猜忌，尤其是那般巫师恐怕自身的地位不保，更为竭力排斥。因此而引起两种后果，一是在佛教方面受到了一次大反动，这便是第九世纪中叶郎达玛王领导的灭法运动；另一个便是本波教的变性变质。

原来本波既是一种原始的信仰，自然没有什么深湛的教理可言，所以本波教士在一旦遇见佛教的威胁的时候，就深切地感到自身的缺点。为谋与佛教竞争起见，他们一方面利用人民的保守性和排外心，以排斥异端为口号；另一方面就剽窃佛教义理甚至

其仪式，制作大量经典，以掠其美，其事态就与内地的道教经典有被认为系抄袭佛教经典的一样，甚为相似。也许，这两件事还不是偶然的巧合，我们当于后文再谈。但无论如何，当时本波教士改编佛经一定很多。根据可靠的记载，第七世纪时的松赞干布王，为想制止这种剽窃乱真的行为，曾下令将犯者处死，以致杀人甚多，因而有的本波教徒将他们的经典藏在山洞里；另外在第八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王登位后，亦曾下令禁闭本波寺院，都表示当时两位信佛的藏王压抑本波教的严厉。不到一百年后，当反佛教的朗达玛王继位之后的大约八十年间，本波教士更为窃改，据说举凡当时西藏所有的佛教经典，本波教士都据为己有。但亦因为这种剽窃侵占的结果，它本身的教义反被淘汰，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本来面目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西藏的佛教亦多少受到了它的一点影响。本波教义，固多佛说，而佛教教义亦极富包涵性，尤其在后期被传入西藏之佛教，就有浓厚的密宗意味，其形式内容，又与本波教义接近许多。所以后来，这两种决不相容的宗教竟慢慢携手。有人认为在现在的西藏佛教中，便有许多土著宗教（包括本波教）的形态被保存了下来，以致西藏的佛教，具有许多特殊之点，竟被一部分人改称为喇嘛教了。

本波教的创立时间，应当远在西藏的传说时期中。本雄（雄为一切经典之统称）中有提及创教的一段记载，说是人世在这一劫中，人寿要从无量岁缩减到十岁，其间从第一位佛最胜普贤到最后位佛灯明佛止，共有十八尊佛要到人间来救度世人。其中当人寿缩减到一百岁时出世的那位佛盛热密沃且，便是创立本波的始祖。

盛热密沃且，有时本波教徒简称之为古鲁盛热（古鲁是梵文上师的意思）。据有一说，系与释迦牟尼同一时期生，所以大致是在纪元前五世纪。如根据此说，则本波教的产生，亦应当与佛教不相前后。但另有一说，主张本波教是在传说中的第八代藏王直贡赞泼之后才有的。故照此说，那就至少应较佛教迟四五

百年。古鲁盛热的生处叫奥茂龙吟，在象雄地方。象雄是古时西藏西南部的一个部落。相传它具有神通，曾到日奥仁钦崩巴（意译聚宝山）及贡宇等处降伏神鬼，名扬喜马拉雅山的两麓。例如现在的尼泊尔、锡金以至康藏一带都有他的信徒，甚至内地亦有云。

关于他的教义，外人很少领略。据说，有九种法蕴，亦即所谓四门，五藏。又有为诸生人开天门，为诸死者遮尸林，并将一切众生安立于坚固之道等说，我们亦无法理解。据有的本波教徒宣称，西藏在松赞干布王之前，已有文字，所以他们的经典亦都著作于该王之前，而至今我们得不到证据，我们只能看到他们许多影响附会佛教的迹象而已。

最能使我们看出他们剽窃佛教的一点，便是关于他们祖师的传说。古鲁盛热在本波教所占之地位，正如释迦牟尼之于佛教。本波教徒说，在古鲁盛热之前，本波教已有过许多大圣大智，就如佛教在释迦牟尼之前已有过许多大师一样。关于古鲁盛热的生平，几乎无可稽考。有关他的传说，类多荒诞不经的神话，而且很多都是撮拾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说，杂凑成章的。（按：西藏自第八世纪起始，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与释迦牟尼最初所传的佛教已大有差别。因为那时的佛教，除渊深的哲理之外，已含有盛行于北印度、尼泊尔一带的许多密宗教义和仪式，其讲求修炼，迷信法术与神秘仪式等等，都给予本波教徒以抄袭假借的不少便利。）

按：诸现实流行西藏的本波教，大致为三大派，音译之曰道本、恰本、与具本。

道本又称局本。局即所谓因果之因，所以亦可意译为因本。此派又称却纳，却是水，纳是黑，意译为黑水，不知何指。据此派称，当传说中的第一代藏王涅赤赞泼从印度进入西藏的时候，有位叫盛热的童子，在十三岁时被鬼所携，经康藏等处，历十三年后，始返人间。藉鬼神之力，他能知道某处有某某鬼神，可做福利或损害之事；又如做某种供养及祈祷，便能消灾纳福，颇为

灵验。此为西藏本波教的开始。但此时除了下镇鬼祟，上供神明之外，别无教义可言。至于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涅赤赞泼，至迟亦当在纪元前第二世纪，所以本波教徒自称他们的始祖是与释迦牟尼同时降生。又此派本波，自诩最古。

其次为恰本。据说自涅赤赞泼七传而至积贡赞泼时，从喀且、竹峡及象雄三处，各来一位本波教徒，并各具神通及诸般咒术。一位能做法骑鼓飞行天空，另一位能以羽毛斩铁，第三位擅长星卜，能预知吉凶，并服行尸，所以信徒甚众。这便是恰本的起源。又说在此三人之前，本波既无教义之可言，亦无一定的神道。从这三人起，才开始供奉一位固定的神道，即自在天神。所以有人怀疑那时或已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了。

再次为具本。具本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系。藏名为阿具巴、拔度具巴与搭麻具巴。（按：具即指具本，巴泛指一切人，此处即指信徒而言。）关于阿具巴（即初期具本）的起源，据传从前印度有一位藏译叫班底达襄塔恩泼金的大师（可意译为蓝裳班底达，班底达即博学之士），先将自己的学说著作成书，埋诸地下，后来又将它掘出，诿称为先圣所做，与他的说素相同，以号召人心。第二是拔度具巴（即中期具本）。据说当第八世纪赤松德赞王时，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当时曾通令一切本波教徒皈依佛教，又曾命令一位叫甲委绛曲（意译最胜菩提）的大师，去到仁钦却（意译宝胜）大师前听法。甲委绛曲不从，因而受到谴罚，他在愤恨之余，就与一班本波教徒篡改一部分佛经，作为本波经典，此即所谓本雄。后来被藏王知道了，便命将所有篡改佛经的人处死，以至杀戮甚多。本波教徒乃急将尚未改完的经书埋在地下，后来又把它掘出，称之为地本经典云。第三是搭麻具巴（即后期具本）。相传在第九世纪，郎达玛王大举毁法的时候，在后藏娘都（按：即现在江孜）地方，有名谢谷鲁噶的，将一部分佛经改作为本波经典。例如改大般若经为康钦（意即大段），二万五千颂为康琼（意即小段），又五部大陀罗尼为鲁蓬葛纳（意译白黑十万龙经）。书藏在山岩之中，后再取

出，说是掘得的宝藏。嗣后本波术语教义都大见增加。这三期具本，亦名却葛，却是水、葛是白，故意译为白水；又称扎部本。（按：扎部即因果之果，故也可意译为果本。）

又黑水、白水两派，本波有时就简称为黑本、白本。

以上各派中，采取佛教之处最多，所以亦最易与佛教相混淆的是白本派。白本僧侣每自称喇嘛，服饰亦与喇嘛无异，寺院建筑亦同喇嘛寺，其中所供神像也与喇嘛寺所供的佛像相同，只是自有他们的一套名称。其所尊教义，甚多剽窃佛教的地方，自称能加持神道，以作种种祸福。他们的僧徒在行持方面，有极似俗称“红帽派”即宁玛宗的喇嘛的地方，例如饮酒、娶妻皆所不禁。

比较能保持原来面目，而不步趋于佛教之后的，是黑本。黑本人数不若白本之多，亦比较漫无组织。举行仪式时，往往宰杀牲畜以为牺牲。尤其讲究符咒等术，与密宗喇嘛即所谓阿巴的纯粹术士极相类，与内地的道士更逼近。

现在西藏最大的本波寺，名为热拉永祝林，意译即坚固寺。在拉萨西约六日路程，寺内有二百余徒众。另一个是在萨噶宗附近的却兜贡巴。我们知道西藏喇嘛每日必诵一句六字真言，即“嗡嘛呢吧咪吽”。本波教徒也有一句真言，即“嗡嘛曲也煞仑度”，其意义不可考核。又西藏喇嘛及佛教徒每遇寺院经塔或其他圣迹，经过时必使其在自己的右首，而本波教徒则必使其在自己的左首，恰好相反，而与极少数的某种修密宗的喇嘛相同云。

按上文曾提到本波与内地的道教有相似之处，我们如果稍加猜测的话，也许两者还有更深的渊源，亦属可能。据说本波教徒对于死者必行埋葬，而不像西藏喇嘛将死者尸体火化，或投水以喂鱼，或割以喂鸟。又他们亦笃信长生不老的一套修炼，传授甚秘，并且还供奉灶神。以这几乎不用炉灶的游牧之民，何以有供奉灶神之举，很使我们不懂。据说，这些特点皆以黑本为著，并且又都散见于西藏的东北隅。我们以理度之，本波教以其先天不足，端赖吸收其他宗教的教义仪式以图生存，所以除了上述的窃

取佛教经典之外，又接受了一部分中原的道教的影响，似乎亦是很可能的事情。

关于佛教传入西藏，大致有史前与史后的两种说素。

关于史前的说素，虽多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我们从其中亦可得到一二暗示，藉资参考。例如有一说，大致在纪元前一三七年前后，在藏西的岗任波且地方，就有佛寺的建筑。现在史实虽已漫不可考，而寺院残迹还有留存。根据藏人自己说，西藏乃观自在菩萨的教化区，并有种种神话，把时间推得非常渺远，我们不敢相信。但有两点，我们可加以相信的：一、最早到西藏的佛教教师，应当都来自印度，其时间或许与传说中的自印度逃入西藏，又作了第一代藏王的涅赤赞泼相同，亦即纪元前第二世纪。二、西藏最早接受佛教的区域，应当是现在日喀则以西的广漠无人的阿里一带，故凡最古的史迹，都集中在那里留待探究。

比上说较后的另一传说，则是在第四世纪（公元三三一年）。当第二十八代藏王拉陀陀日宁歇在位的时候。某日，忽然从天上降下了一个宝篋，内藏四物：一是作膜拜状的两手，二是一座小型经塔，三是一粒上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宝石，四是经书一部，其名为邦贡恰结来榜，无人能了解它命名的意思。四十年后（公元三七一年），忽有异邦五人来见那位藏王，并教以如何可使那四件宝物造福西藏众生，教毕又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云。关于这五位异人，有的说是印度高僧，有的疑为从中原去的内地僧人，现已无法考证。但也许这是西藏第一次佛经的输入，经过后人的渲染，而成了这一套神话。以上是关于西藏有史以前便有佛教的说法。

最早具有历史根据的事实，当然是藏王松赞干布介绍佛教。松赞干布王生于公元五六九年，约当中原南北朝的时候。他在十三岁登位，于公元六一七年派大臣汤弥桑波扎率十六人往印度研习佛经。等这位大臣学成归国，创造文字，就奉命翻译佛经经典，如藏文的华严经等，就是那时的译品。这是历史上明文记载西藏接受佛教之始。当时还有一位名叫大天寿和尚的内地僧人，

亦被罗致在翻译人员之列。

我们知道，这位藏王是开发西藏的第一位，亦是奠定西藏佛教的第一人。当他娶尼泊尔公主的时候，他曾带来了一尊不动金刚佛像，传说是释迦牟尼八岁时候的等身像，还有弥勒佛像，栴檀度母像等。等到公元六四一年（即唐贞观十五年），他娶唐太宗的宗室女文成公主的时候，她又携来了一尊至今闻名于世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时候的等身像。这两件都是西藏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因为这两位公主信佛的虔诚，松赞干布王提倡佛教乃不遗余力。在这时才广建寺院，例如现在拉萨市内的惹萨初埔（即俗译大昭寺）与惹茂且（俗译小昭寺）等，都创始于此时。所以西藏王室之建立寺院，并予以支持，实从此时开端。又因为当时本波教徒私改佛经的风气之盛，政府严令禁止，犯者一律处死。其时西藏境内，佛法僧三宝俱全，佛教基础因以奠定。所以至今藏人之赞颂松赞干布，就如同我们赞颂尧舜禹汤文武一般，并且认为他就是观自在的化身。

西藏佛教的基础，固在此时间建立，但其得到发扬则尚有待于一个世纪以后。照西藏史书，他们的佛教有前弘扬期与后弘扬期这两个时期。前弘扬期就属于第二位下嫁西番的唐室金城公主之子，藏王赤松德赞的时代。这位藏王，我们知道是西藏史上第二位英主。生于公元七一八年。当他在七五五年（即唐天宝十四年）登位的时候，朝中权贵与酋长们，曾一度有计划想毁灭他们认为外道的佛教。根据西藏史书的记载，这次排斥佛教的结果，除了封闭大批寺院之外，并将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像埋在地下，又将大昭寺拆毁，改为屠场。这是佛教在西藏遇到的首次惨重打击。

可是赤松德赞王却深喜佛法，在他把政权稳定之后，就联络了一批忠于佛教的臣属，削平了反对派的势力。（按：当文成、金城两公主与西藏王联婚的期间，大唐与吐蕃的交往日密，所以内地僧人到西藏来传教的亦为数甚多，并且还很有地位。在金城公主的时候，据说曾派大臣四人到内地请佛经千余部，可是在归

途中正逢西藏反佛教势力抬头之际，所以他们就把经书藏匿在山岩里，一直到风潮平息之后，才献给赤松德赞王。从这里，我们能稍稍推断出当时汉藏文化结合的一点情形。）

赤松德赞弘扬佛法，第一件事是大规模地翻译佛教经典，恢复佛寺。其次是敕令臣民奉行佛教正法，尤其着重压抑本波教的泛滥，并焚毁他们篡改佛经而成的伪典。最后他又遥承松赞干布王的遗意，派遣使者到印度去迎请高僧大德来西藏弘法。

第一位被他请来的印度高僧，便是桑达惹西达，藏人意译为喜瓦错，亦即汉译静命、静护或寂护等名的意思，以下一概名之为静命大师。这位大师入藏之后，赤松德赞亲自在桑耶地方迎接他，执礼甚恭。因为这位大师的推荐，藏王又派人往印度喀斐里斯坦（即今阿富汗以东原名乌迦那的地方）去迎来了另一位大德，原名泊玛桑拔伐，藏人意译百麦琼奈，汉译为莲花生，有时简称莲花祖师，或莲花大师。藏人又常称他为奥金仁波且，可能是他生地乌迦那的转音，下文当概称莲花生大师。根据西藏史书记载，这莲花生大师入藏时，一路降伏了许多的地鬼山神，等他到了桑鸢地方之后，就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桑鸢寺，由两位大师亲自设计，并主持开光。（按：静命大师为龙树菩萨的第四代弟子清辩论师的亲炙门徒。清辩论师是自续中观派的创始人，属印度大乘佛教的正宗，所以静命大师在西藏的功绩，偏于显宗的弘扬。至于莲花生大师，则被认为是奠定西藏密宗基础的第一人。所谓显宗、密宗，原是修佛的两大途径，故亦称显乘、密乘。前者为大众设教，后来者为特殊者之便利，当于后文再详论之。当第八世纪的后半期，印度佛教已渐入衰境，内则派别纷争，外则异宗逼迫，所以在此时期，有大批印度僧人踏过雪山到西藏来另觅净土，静命与莲花生只是当时的领袖人物而已。）

由于大批印度僧人入藏，自然引起了两种势力的对抗。第一，当时的在朝派虽都崇信佛教，可是在野派以及一般贫民，都还在本波教的控制之下，深信山神鬼怪之说，力事抗拒。所以有人说，莲花生大师传记上的许多关于奇迹的记载，都是他弟子们

的故意宣传，以争取当时人心。我们不难揣想，静命大师之所以举荐莲花生大师入藏，也许亦是有所感于一般藏人之性喜荒诞，不容易接纳他的显宗教义，而有恃于比较神秘的密宗教法吧。一部分西洋学者，亦认为这第八世纪后半期的印度佛教，已深染了神秘色彩，着重各种修炼秘诀和神秘仪式。这话我们不妨在此一引，以作参考。

至于另一种对抗印度派的势力，便是从中原传入西藏的一种近似禅宗的佛教说素。可惜关于这方面现存的资料不多，但似乎当时确有一派汉僧，主张直指人心便是开示佛性，而依教修行反属徒劳之说，并在西藏拥有极大的势力。所以等到印度的高僧大德们入藏之后，就形成了汉、印两大派势力的对峙。据传赤松德赞王为明了究竟起见，就请定了一位汉僧领袖叫大乘和尚的（大致是以其宗派名之，并非本名），与静命大师的大弟子噶玛拉锡拉约期进行公开辩论。是日，藏王居中，大乘和尚居右，噶玛拉锡拉居左，两派弟子亦分坐两边。辩论结果，是大乘和尚自承失败，因照预先的约定，将花蔓献给对方。于是赤松德赞王便将大乘和尚等内地僧人遣回内地，又将其书籍全部没收，并勒令规定奉印度龙树（又称龙猛）之教为正见。从此印度僧人即取汉僧原先在藏的地位而代之，译作著述甚多，并同时在各地广建寺院。佛法之盛，犹如后来印度大德阿底峡尊者所赞叹，虽印度似亦未曾有过云。

公元八一四年，赤松德赞之孙赤瑞巴瑾嗣位，英武不亚乃祖。他亦广延印度名师，译述显密经典，并有系统地整理旧译，规定一切名词，不许标新立异。尤其着重训诂，编目录，尚校定，尊僧侣，佛法亦称极盛。

自松赞干布至赤瑞巴瑾的百余年，西藏史上称之为前弘期。

赤瑞巴瑾王大约死于公元八三六年，即唐文宗开成元年。到那时候为止，佛教在西藏虽经王室的提倡而风靡一时，但它的根基仍未坚固，反抗势力亦迄未消除，以至宗教暗斗愈演愈烈，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有一说，这位藏王是在酒醉之后，被反佛教

的权臣刺死的。原来这位藏王因为对佛教的崇信过甚，竟至规定民间每七户（一说五户）要供养一位僧人，并须恭敬承事，如有不敬事件，便处以割舌、断指、剜眼等刑。一切制度都依据佛法，大小国事亦往往请决于高僧，于是引起一部分臣民的仇视，因而激起了一次大反动。等他死后，在朝的反佛教势力便拥戴他的长兄承位，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的秦始皇——郎达玛。

郎达玛是反佛教的首领，所以在藏人眼中，就不啻为一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位藏王在一登位之后，便封闭佛寺，禁止译经，勒令僧人还俗，否则即加杀戮。同时又因为那时候，饥馑疾疫先后流行，于是倡言文成公主是夜叉女所变，她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便是夜叉神。于是又埋佛像，又毁大昭寺小昭寺等。在他这种雷厉风行之下，一般高僧大德，有的事先逃避，有的就蒙难而死。（按：其时约当唐武宗之时，即公元八四一至八四六年。）

根据传记，这时候有一位隐居的僧人，名拉龙白吉多杰（或亦兼采音译意译，而名之为拉龙吉祥金刚）者，闻知有此大变，决意要刺死这位暴君。他先以木炭涂黑他乘的白马，又用油烟涂面，披了一件内白外黑的大衣，戴了一顶黑帽，袖藏弓箭，到了拉萨。等到一天，郎达玛王外出的时候，他近前去故作顶礼，密发弓箭，把他刺死。于是他便策马渡河而逃。马身经过水洗，变为白色，同时他又把外衣翻过面来披上，一下变成白衣白马，令人无法辨识，然后绕道逃往现在西康一带。后来郎达玛的后裔，虽都信佛，并开启寺院，但因为那时西藏的佛教根基未固，经此打击，几乎将近百年未得恢复。西藏史籍上，都把这一世纪认为是黑暗时期，并以此为界线，来划分佛法前弘、后弘这两个时期。

关于后弘期佛教重兴于西藏的经过，藏人一般都分为两路来说：一是从现时西康北境及青海南境的安多一带，由少数从西藏避难到那里去的僧人领导的，便是所谓下路弘法；另一是从藏西，即现在的阿里地方，经由当地酋长倡导，往印度延聘高僧入藏弘教而成功的，是谓上路弘法。按藏俗皆以西南为上，东北为

下。据说是因为喜马拉雅山横阻于南，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故西南高于东北，而有此称。

我们先略述下路弘教的经过。当郎达玛大事灭法的时候，一部分高僧，如藏饶基、岳格琼等，便携带全部经书，绕道后藏、新疆，逃往西康潜修。其后又有一名杰出的俗名穆苏塞拔的人，去承教于诸大师，并发宏愿，要到西藏去重兴佛法。据传说，他一次梦见自己手持摩尼宝珠，在市上走，有路人告诉他说：“你的宝珠虽好，可惜没人出得起那么大的价呀！”这很使我们联想到孔圣人的故事上去。据说他梦醒之后，就醒悟到自己的时机未到，乃入山潜修三十五年，度弟子甚多。甚至有西藏王室因慕名，而不远千里派人来投师。于是西藏垂灭之教，竟慢慢地赖以复兴。藏人每提到这位大师，都尊他为喇钦，喇即喇嘛之喇，师也；钦，大也，意即大师。或称他为喇钦波贡巴饶塞，意即密意明显大师，故可意译为意明大师。

当郎达玛被刺后，西藏政局再度分裂，宗室内讧。其中有名荣敦（意译母坚）的一系，势力日盛，东及西康。从他五传，而至意希甲村（意译智幢）深信佛法，因为熟闻西康高僧辈出，便资遣庐昧等约十人，到西康去学法，他们就拜上述的喇钦为师。等意希甲村死后，他的儿子额达赤巴嗣位，亦与佛法有缘。其时往西康留学的弟子，如庐昧等，亦先后返藏，于是便在各处建寺度僧，重树佛教的根基。这是下路弘法的大概。

现在再略述上路弘法的经过。郎达玛的另一系后裔，他的五代孙，名珂瑞，其时据有阿里地方。因为他信佛心坚，无意于政治，便将政权授予胞弟松艾，自行出家。所以藏人每提及他，都用他的法名意希沃（意译智光）。据说，当时他对一般咒师所行诸法是否密宗正传，深为疑惑，于是就选派了阿里上中下三区的青年二十一人往印度学法，结果只有两人学成生还，其余的都病死在印度。那生还中的一人，就是后来在西藏译经工作上最有贡献的仁钦禅波。（按：仁钦是宝，禅波是贤，故可意译为宝贤。）

仁钦禅波既在印度受教于各名师，回藏之后，便致力于翻译